

欲



TIAN·DI·REN CHANGPIAN XIAOSHU CONGSHU
天·地·人长篇小说丛书

草

贾兴安
著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

90211794

欲

草

贾兴安 著



RBF69 / 0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欲草/贾兴安著.-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1999.10
(天·地·人长篇小说丛书)
ISBN 7-80611-821-1

I. 欲… II. 贾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3385 号

天·地·人长篇小说丛书

欲 草

贾兴安 著

责任编辑:刘英民

装帧设计:杨怀武

美术编辑:杨怀武

责任校对:刘英民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(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15号)

印 刷:衡水市红旗印刷厂(衡水市人民西路109号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850×1168毫米 1/32 10印张 223千字 1999年10月第1版
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:1-3,000 定价:14.00元

ISBN 7-80611-824-1/I·741

第一章

午后时分，一个肩挎药褡裢，头戴草帽的年轻后生，迎着火球般凌空悬吊的毒日头，汗流浹背地在田间小路上蹒跚独行。

路上的后生名叫二草，家住在十里外的黄塔村，是“济世堂”中医世家岳先生的二少爷。此刻，他像往常的每一天一样，是外出应诊归来。

今天的天气出奇地好，从大早晨开始，空中就蓝莹莹地一尘不染，恰似一天洗干净的透明玻璃。到了午后，不挂一丝云彩的热太阳，已经将天摆弄得实在不像天的样子了，像一面发烫的铁鏊子。熏风炙人的肌肤，仿佛被群蜂蜇了，弯曲而狭窄的小路上，无遮无掩地，漫漫滩泄着的尘土燎烤脚底，使人恍若踩住一条火龙的脊背行走。两边的麦茬地白不吡咧地耀眼，玉米苗卷着叶，棉花棵蔫了头，红薯秧萎缩成一副败像，莽莽苍苍的旷野被作践得凄迷而慵懒，便朝外大口大口地吐气。穿行在田间小路上的二草，尽管戴着一顶草帽，但还是大汗淋漓，苦燥难捱，他那不停翕动的鼻腔里，吞进的全是一些辛辣的禾香和苦涩的土腥味儿，令他头晕目眩，口燥舌干，嗓子眼儿里如同窜着一股旺旺的火苗。当时，

米
米
米

米

米

二草只是觉得这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要烤死人了，但并没意识到这是一场暴雨的前兆和先声。

暴雨是在二草走到留马营村与赵村集之间的半路上，突然从天而降的。在这之前，二草是去留马营村出诊，看完病人后，天很热，主人唠唠叨叨一直询问他父亲岳先生和哥哥大草的近况，并执意留他吃午饭。吃完饭，他挎上药褡裢，将草帽扣到头上，便冒着酷热的日头往家赶，不料刚走了三里多地，来到这个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半路时，天突然就变阴了。

冒着大汗的二草觉得一阵凉风刮来，浑身立马儿冷嗖嗖的，脸上的汗水霎时便被吹干了。他感到遍体清爽，惬意地抬起头来，看见西北方向窜出一股黑头乌云，像一群奔腾的野马朝头顶涌动，并骤然间就遮满了天空。二草正疑惑着天是不是要下雨呀，地面突然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接着闪电突兀而现，凌空响起一声炸雷，铜钱大的雨点儿，便噼噼啪啪地劈头盖脸砸了下来。

二草惊叫一声，抱着草帽四处看看，见路边除了庄稼地，只有西侧矗了个麦秸垛。他慌慌张张飞奔过去，双手一把把揪拽着麦秸，转眼之间就掏出一个浅浅的小窝洞，然后摘下草帽，抱紧药褡裢，蜷缩着身躯钻了进去。这时，噼哩叭啦的雨珠，变成黄豆粒般大小朝下倾注，尘土弥漫的路面上和干燥灼热的田野里，咆哮着冒起一片白茫茫的气浪。

滂沱的大雨铺天盖地，旷野被湮没在昏暗的水汽之中。

在迷迷蒙蒙的雨帘里，一个穿花衣裳的姑娘惊慌失措地跌撞着闪现出来。她的身影歪歪斜斜，双手举着一只小竹篮罩在头顶上，趟泥带水地蹦跳到路边，滑个趔趄收住脚步，然后便踉踉跄跄朝二草避雨的麦秸垛跑来。

这姑娘名叫麦娥，是三里外赵村集的，今天去桑树寨姨家串亲戚。因为再有半个月，她就要出嫁到黄塔，日子不多了，娘叫她早点儿去姨家一趟，一是报个喜，二是叫姨抽空到赵村集来一趟，帮她做几条陪送的被褥和新衣裳。在姨家吃过午饭，就急着匆匆往回返，当走到这里离村子还有三里时，便突然遇上了这场暴雨。她躲没处躲，藏没处藏，惊慌之中，把竹篮里姨带给她的几张煎饼倒了扣在头上，但仍无济于事。失魂落魄时，她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个麦秸垛，便磕磕绊绊地跑了过来。

二草见有人来避雨，连忙支起身子，抓住身旁的麦秸，一把一把将麦秸洞揪大腾出一片地方，并往一旁缩缩身子，冲她喊道：“快进来，凑合一会儿吧，这雨下不久的。”

麦娥看二草一眼，见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儿，且长得白净清秀，儒雅斯文，心里稍微有些犹豫，但劈头盖脸的暴雨使她顾不得这些了。

于是，麦娥摘下头顶的篮子，猫腰钻进了麦秸垛里。

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，小路上，田野里的积水越来越多，对面平坦的打麦场上，寸厚的水面溅起一片片气泡和水花，一些残败的树叶和禾秸，打着漩儿在浩淼的粼光里随波逐流。

麦娥窝进麦秸洞里，将竹篮扔到外面，拿手刮刮脸颊上的水，把大辫子从肩后掏过来，拨弄几下头发，纷飞的水星溅了二草一脸。

二草抹一把脸，蠕动一下身子，膝盖撞到了麦娥的后背上。

麦娥扭过头，侧侧身子朝外挪一挪，脸顿时就红了，嗫嚅道：“对不起，弄到你身上水了。”

二草不敢抹脸了，连连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本来就下着雨嘛。”

麦娥挽起衣袖，拧拧裤腿上的水，缩了缩又放下来，然后抱起肩膀看外面的雨。

二草拘束地蜷曲着身子，斜眼偷偷地看看麦娥，见她全身被淋得精湿，像一只落汤鸡，衣裳全潮在身上，湿漉漉的头发黑亮油光，一缕缕抵在额头和耳边，从里面渗出的水渍，像淋漓的大汗在脸颊上流淌，辫梢尖儿一滴小水珠，渐渐涨大着掉下来，滴在她沾满烂泥的脚面上。

看见她被淋成这个样子，二草不由自主地感叹道：“这雨说下就下，让人躲闪不及。”

“可不是咋的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。”麦娥应了一声。“这雨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可停不了。”

“六月里，好有这天，常言说，一落一个泡，一落天就好。这种暴雨，来得急，走得也快。”二草有点儿安慰她的意思。

麦娥打个喷嚏，也斜着眼看看他，见他身上没这么湿，便说：“你咋没挨淋？”

二草歪歪肩膀说：“刚一掉雨点儿，我见这有个麦秸垛，就钻进来了。你这是干啥去呀？赶上了这场大雨。”

“俺去姨家串亲戚。”

麦秸洞里，空气渐渐活泛起来了，但外面的大雨却一阵紧似一阵。

麦娥稍微放松一下身子，见他怀里抱着个药褡裢，扬扬眉问：“你是看病的先生？”

二草笑着看看她，说：“你该认识我。”

“没见过。”麦娥仔细端详他一眼，赞叹道，“咦！看你岁

数不大，竟会给人治病，本事可真是不小！”

二草脸红了红，用手将一撮垂下的长头发挑到头上，笑笑说：“这没啥，我是门里出身，从小就喜好这个。”

麦娥揉揉有些发痒的鼻子，带着哑音说：“真是巧了，躲雨碰上了先生，我正说回家到俺集上‘福得堂’那儿去瞧瞧病咧。这两天我头晕、恶心，吃不下饭，夜里老做噩梦，现在你闲着没事，就给我号号脉，看是咋回事？”说着，她将缩起的袖子又朝上捋捋，伸到了二草跟前。

二草心里“怦怦”跳两下，满脸涨得通红。他将身子往后缩缩，偷偷伸出手掌在麦秸里搓两把，像掩饰羞臊似地把握住了她的手腕。

切脉的时候，二草眯起双眼，偷偷从侧面仔细打量麦娥。她白皙秀丽，明目皓齿，上身穿着淡黄色的碎花细纱上衣，下身穿葱绿单绸裤，脚上穿一双沾满湿泥的蓝斜纹布鞋，年纪大约在十七八岁。由于挨淋后又歇息了过来，她半边光滑白皙且又鼓囊囊的小圆脸上，泛起一片由浅入深的红晕，样子像八月里熟透的苹果；她的嘴巴小巧，唇线清晰，撅翘着似启似合、似嗔似怪；挺拔的鼻梁下鼻头高高隆起，像是很顽皮似的；她平视着雨幕，不停地眨着眼睛，长长的睫毛又浓又密，垂下去黑幽幽，抬起来亮晶晶，细弯的眉毛轻轻跳跃着，宛若飘扬的柳叶；她全身的衣裳濡湿濡湿地潮贴在丰腴饱满的躯体上，使她身体的部位仿佛裸露着一般轮廓鲜明；颀长白净的脖梗儿处，湿衣领塌下去了，隐隐约约露出半条肩胛骨，里面浅浅的小肉窝，像是盈满了一洼儿鲜奶，从脖梗儿上爬下来的一条淡紫色的血管，随着他手下的脉搏，一起“嘣咚嘣咚”地剧烈跳动，仿佛有一条温柔而热烈的生命在里面翩跹起舞。她均匀地呼吸着，饱满的胸脯起起伏

伏，又湿又薄颜色又浅的褂子里那依稀可辨的尖俏奶头，牵动一只突兀而结实的乳房颤颤悠悠，像是有一只灵巧的小鸽子，正卧在她怀里兴致勃勃地仰着头戏嬉……

二草是第一次这么近地观察异性，尤其是面对面地看这么俊俏的姑娘。麦娥身上浓郁的少女气息，伴着新麦秸的温馨，像醇酣诱人的酒香萦绕弥漫着二草，令他沉醉、迷惘、幻想。他贪婪地翕动着鼻腔，呼吸加重，全身燥痒，手心和额头顿时溢出了一层细汗。待发现麦娥回头略显惊讶地看他时，他满面绯红，慌忙垂下了头。他拿手指头肚儿轻轻触摸着她绸缎般光滑的手腕，感觉到她的脉搏在和自己的心脏一起跳动，并在臆想中幻觉出她的热血顺着他的指尖，像外面的急切的雨水一样注进了自己的血管，此刻，他真想永永远远捏住她的手腕不撒手。

“行了吗？”麦娥看看他低垂的头，本能地感到了他的异样，便轻声问道。

二草从遐想和沉湎中抬起头来，正迎住她投出的一瞥。他像被蛇舔了一口似地，颤抖着丢开她的手腕：“行了……行了……”

“我害的是啥病呀？”

二草心猿意马，喃喃道：“你没事，没事，可能……可能是伤风了。”

“那咋办？该吃点儿啥药？”

“噢！”二草懵懵懂懂，信口说，“回家熬一碗姜汤，喝下去就没事了，你这再挨雨淋淋，更不沾光，唉，不沾光，你应该盖……”二草恍恍惚惚说着，想脱下自己的单褂给她，又觉不妥，挑挑眉道，“你拽儿把麦秸，把身上捂住吧。”

麦娥在身边揪几把麦秸，盖住腿，又抓一把抱在怀里，

看看他说：“哼，你这手艺不咋样，要是只喝一碗姜汤就好了，我这好几天的病，就不是病了。”

二草回过头来，心里怦怦跳着看她一眼，认真地说：“你是伤风了，脉象里说，你是火攻心，内热，最近，你一定睡眠不好。”

麦娥眨眨眼皮，闪着亮晶晶的眸子道：“唉！这你才说对了，我这一段心事挺重，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。”

“家里有难事啦？”

“我快出嫁啦！”麦娥看着他，拉起长音说。

“啊！”二草惊叫一声，心里“格腾”一沉，身子晃晃，膝盖便顶住了她的后背。

“你咋了？”麦娥也一惊，瞪大眼睛看着他。

二草朝后缩缩身子，虎着红脸看外面渐渐变小的雨水。

麦娥看看他，也不吭声了，低着头抠脚面上的泥皮。

稍顷，二草问：“你是哪村的？要嫁给谁？”

麦娥想了想，有些俏皮地反问他道：“那你先告诉我，你是哪村的？”

“黄塔！”

“黄塔？”麦娥叫一声，惊讶地抬起头来，仔细盯着二草道，“‘济世堂’的岳先生和二草……”

“那是俺爹和俺哥。”

“嘿呀！”麦娥哈哈笑了，前仰后合道，“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了！”

“咋回事？”二草腆着脸嘟囔一句，觉得蹊跷，便皱着双眉问，“你笑啥？我的医术比他们谁都高，方圆十多里的人，没人不知道我，可你咋只知道俺哥？”

麦娥仍在呱呱大笑，并推推他的腿说：“我很快就是你嫂

子，咱一家人躲在这儿避雨，还忸怩得不行，真可笑。你是叫二草吧！我去过你家一次，可没见着你，今儿个见了，我看呀，你跟你哥，真像两个娘生的，长得一点儿都不像。”

二草闻声，头颅像膨胀的斗大起来，哥哥大草那副笨头笨脑的呆相，顿时伫立在他的眼前。大草的婚事他知道，已经订下了，六月十六的日子，嫂子是赵村集赵怀印的大闺女，名叫麦娥，年方十八，跟自己同岁，都是属猪。他一直没见过这个没过门的嫂子。但他想，皮粗肉黑的大草，不会给他娶个好嫂子，所以，他只是关心着，待大草结婚后，自己也能娶亲了。现在，给自己说媒的挤破了门，就是因大草的媳妇没进门而被爹拒绝了。但是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没过门的嫂子麦娥，会长得美若天仙。

“你咋啦？”麦娥看他失魂落魄地，关心地问。

“没啥……”二草长吁一声，欲言又止。

雨已经停了，积水在路边和打麦场上哗哗地流淌。

二草从麦秸窝里钻出来，拿起草帽，挎着药褡裢，脸像天上的云彩一样厚重。

麦娥看着二草高大的背影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也钻出了麦秸窝。她拾起泥地上的竹篮，踏着积水走到二草身边，想了想问：“二草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属猪！”二草应一声，使劲甩了甩头发。

“噢！”麦娥若有所思地，“咱俩原来同岁啊！”

二草扭着脑袋，眯起眼睛茫然地看看麦娥。

“你……”二草想说什么，但又咽回去了。

“你啥都别说，我知道你想说啥。”麦娥拎起竹篮，神色黯然地说，“你比你哥强多了！”

这时，麦娥的脑海里，又浮现出了当初与大草见面的情



景——

那天，麦娥被父亲赵怀印领着，来到黄塔“济世堂”岳家大院相亲。当时，家里除了岳先生外，还有一个黑大粗壮、浑身像沾满了葛针一样不自在的汉子，肯定就是大草了。见面时，大草僵硬地坐在东屋外间的杌子上，手里捏着一枚戒指，垂头盯着脚尖，既不敢看麦娥一眼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是面红耳赤地抠着手指头，等额头上溢出的汗滴下来时，才偷偷伸出一只手在脸颊上悄悄刮一刮。

麦娥到“济世堂”来之前，父亲都给她交待过了。这大半年以来，父亲总是喋喋不休地念叨着岳家的好处。与赵家素不相识的大草和岳先生使父亲绝处逢生，等于救了赵家的大小四口人，这使麦娥打心眼儿里敬仰岳家的为人，感激岳家的仗义。因此，当她得知父亲早有心思让她嫁给大草以后，脸上虽羞得泛起了红晕，但心里却美滋滋的。她不是因大草有恩于父亲而去替赵家还情，而是觉得有这么好的人家里做媳妇，一生一世都不会受半点儿委屈。当时，她兴奋得彻夜未眠，一遍遍地幻想和猜测着看见大草的情景。想象他长得啥模样，说话啥声音，走路啥姿势；觉得有着菩萨般好心肠的大草，也一定是个才貌双全，情深义长的好儿郎。但现在看见厚嘴黑脸，憨笨呆板的大草，她感到心里空落落的。大草粗手大脚，木讷愣怔，满面的痤疮疙瘩紫里透红，像是个大麻子。如果单看相貌，这也没啥，男人嘛，只要活活泛泛，灵灵透透也行。可大草太蔫乎了，太愚拙了，简直有点儿傻里巴叽。这让麦娥的心里凉了半截。麦娥耐住性子，尽量把大草多往好处想，觉得他可能太老实太腼腆了，一下子适应不了，呆会儿，可能就好了。但过了好长时间，大草仍不抬头，也不说话，头上的大汗，像小溪般淙淙往下淌。

麦娥忍不住了，把扇子递到他面前，先开口道：“你咋这么热？”

大草不抬头，接过扇子摇了摇，用手刮刮汗水，仍然不说话。

麦娥气得站了起来，大声说：“你是不是哑巴！”

大草一惊，歪着头结结巴巴道：“不……不，我……不……不是哑巴！”

“那你咋不说话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是不是不愿意俺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怕你不愿意俺。”大草终于说了一句囫囵话，但仍然没有抬起头来。

麦娥要朝门外走，大草这才想起了手里攥着的戒指，连忙说：“给，给你个戒指。”

麦娥没回头，噘着嘴走出了东屋。

回家以后，麦娥心灰意懒。

赵怀印知道她不满意大草，整天冷着脸不吭声，劝慰道：“不是大草生病丢了医道，哪轮得上咱嫁人家的份儿？你算啥人？还嫌人家憨，人家是大户人家，咱一个穷家的女子，还求个啥？……”

“唉——”想到这里，麦娥也斜二草一眼，苦笑着叹口气，踩着泥水走了。

二草呆呆地望着她沉缓的步履，觉得那一步一步的大泥脚印，每一个都重重地踏在自己的心上。

第二章

当二草和麦娥躲在麦秸垛里避雨的时候，麦娥的父亲赵怀印正坐在黄塔村“济世堂”的客厅里，兴高采烈地与岳先生和大草合计有关婚礼的诸多事宜。

岳先生嘴里咬着黄铜水烟袋，手里把玩着小乌龟，不停地点头应承：“亲家，你咋说咋是，都按你的意思办。你知道，自大草他娘过世后，我是啥心劲都没有了，孩子们的事，你就多费心吧，咋办咋好。”

“大少爷，你看还有啥说的没有？”赵怀印看看大草，“今天初四了，再有十多天，就要过事了。那头儿，我也得准备，怕是没空再来了。刚才有考虑不周的地方，你再补充补充。”

大草坐在门旁的椅子上，不停地搓捏手指头，双眼凝望着院子里哗哗啦啦的大雨出神。

“大草！你岳父问你话咧！”

“噢！”大草打个激灵，连声道，“你们说，你们说，咋着都行，咋着都行。”

“你看看！”岳先生摇摇头，满脸沮丧地看看赵怀印说，“大草如今这副样子，我真有点担心。”

赵怀印笑笑道：“大少爷大病了一场，能恢复成这样，已

经很不错了，要不，横杈竖扒拉，也轮不上俺家麦娥嫁给岳家当媳妇儿。”

大草是春天里的某天傍晚，从一个叫庄头的村子回到家里以后，面色土灰地叫了一句“郭永发死了”，突然双腿一软，重重摔倒在青砖地上昏迷不醒，大病一场。在这之前，因大草和二草的母亲月珍病逝，岳先生弃诊后由两个儿子代他行医已经三年了。三年来，大草和二草不但长成了壮壮实实的汉子，而且医技也日臻精深。岳先生卓尔不群的医道和乐善好施的品行，像一片沃土和一缕阳光，孕育和滋润着两棵茁壮的树苗得以旺长。淳朴而敦厚的乡民，深深懂得什么种子发什么芽，根正不怕苗歪的道理，最相信祖传、继承和世袭。因此，在爷爷老草父亲岳先生的盛名之下，大草和二草很快就落下了好名声。民众信任和举戴大草和二草，就像早先信任和举戴老草和岳先生一样。冬去春来，日出日落，大草和二草肩挎药褡裢，风尘仆仆走街串巷，足迹踏遍了四方乡野的田间小道和数不清的村村寨寨。然而，正在这时，大草却突然患了重病。

因大草病前提到了郭永发之死，所以，这是有必要追溯一些往事。

那是十二年前的一个盛夏，当时仅有八岁的大草，中午跟二草和一帮孩子在上冈东侧的池塘里扎猛凫水，他不慎呛了几口水，小脑袋打着漩儿便往下沉。孩子们见状，吓得哇哇乱叫唤，但就是没谁敢去求人，而这时的池塘边上，连一个大人也没有。危急之中，忽然有一个青年跳下了水，将大草从池塘里捞了出来。大草喝了一肚子水，已经不醒人事了，这青年把他平放在路上，挤出他肚里的水，又对着他的嘴吹了几口气，大草才死里逃生。这时，岳先生、月珍和一些村人

赶来，见状对这陌生青年千恩万谢。村人中有人认识这青年，知道他是邻村庄头的，刚十八岁，叫郭永发，父母双亡，常年跑货郎，总从黄塔村里路过。这天中午，他就是推着架子车，从池塘边过时遇到有孩子被淹而跳水相救的。当时，岳先生和月珍非要把郭永发拉回家，可他死活不肯。机灵的大草从家里拿着一把铜钱跑过来交给岳先生，岳先生接过就朝郭永发怀里塞。郭永发说啥也不要，只是说，咱邻村住着，我家里以后有啥病啥灾了，少不了麻烦岳先生，岳先生行善百里，我碰巧救了大少爷，是我姓郭的福分，你给我钱，岂不是小瞧了我。后来，岳先生领着大草，带着礼品，又去庄头村登门酬谢过郭永发几次。那时候，大草岁数小，还不大懂事，也没把这件事看那么重。一晃许多年过去了，因郭永发是外村人，长大了的大草，一直没见过郭永发，甚至连他的模样也不记得了，更没对他说过感激的话，也忘记他的家门朝哪儿开了。为此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大草内心里常常涌出一种负疚感，总是有一种想看看他的渴望，尤其是近来，他这种念头越来越强烈，越来越执拗。

这天中午，大草在吃饭时，跟岳先生提及这件事，岳先生闻声心头一震，唉唉呀呀叫两声说：“嗨！你看这几年，我真笨头了，咋把人家给忘了，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大草，你明天多买些礼品，快去庄头看看你郭大哥，要不是他救了你，你早都沤成烂泥啦！”

于是，第二天上午，大草买了很多礼品，专程去庄头看望郭永发。

庄头是个小村，位于黄塔村东南。因黄塔村是南北的长街，所以，庄头距黄塔村南二里，距黄塔村北的大草家则有四里多，从庄头再往南走，阔大的七里河挡住了去路，因此

如果不特意去，人们很少路过这个小村子。

经过打听，大草在庄头村稍偏南的一片房舍中找到了郭永发家。这是个有一道低矮土墙的小院子，堂屋是三间草屋，东边有一间破厨房，柴棍扎成的栅栏门朝东开，冲着街路，南墙头上，挂着一片灿烂的桃花。

当时，郭永发没在家，院子里，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在洗衣裳，另一个大眼睛，绑羊角辫，约摸有十来岁的小姑娘在一旁玩耍。大草看得出，这肯定是郭永发的妻子和女儿。

郭永发妻子听大草说罢来意，奇怪地眨眨眼睛，盯着大草道：“九年前他救过你？这么大一件事，咋从没听他说过？虽说那时我还没嫁过来，可他后来该给我说，你又是岳先生的大少爷，能救你，就更惊天动地了。”

大草说：“这都怨我，后来一直没来感谢大哥，那时，我还小，不懂事，现在想起来，心里很不是滋味儿，如今，我连郭大哥的模样都记不清了，很过意不去，特别想跟他见见面，说说话。”

郭永发妻子甩甩湿手，站起来把大草让进堂屋，说：“他这人，少心没肺的，救你就救了，没啥，能为岳先生做点事，怕是俺穷户家攀都攀不上咧。”

“郭大哥没有在家？”

“今天，西王桥有庙会，他去赶集了，一大早就推车走了。”

大草坐在活络腿的杌子上，四处看看，见郭永发家很穷，就把礼品放在桌上，说：“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以后，我会常来看看。”

“这可不行。”郭永发妻子提起礼品，按到大草手上，不容争辩道，“我不是不收，是不敢，永发脾气怪，他会不依